

张淑媛 张淑新 著

金銮殿 朝夕

八旗 · 太狮 · 豪丧鬼



中国 社会 出版 社



金璽殿

八旗・太獅・豪喪鬼

朝夕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銮殿朝夕：八旗·太狮·嚎丧鬼/张淑媛，张淑新著，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1

ISBN 7-80146-012-X

I. 金… II. ①张… ②张… III. 地方志-北京-近代-史料 IV. 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0837 号

金銮殿朝夕——八旗·太狮·嚎丧鬼

张淑媛 张淑新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黄城根南街 9 号 邮政编码 100032

北京京海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875 字数：220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一版 199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100 册 定价：19.50 元

ISBN 7-80146-012-X/C·9

1952
6-27



中国 社会 出版 社

目 录

吃铁杆庄稼的八旗	(1)
小辫子、剃发令、剃头匠	(11)
马蹄袖、花盆鞋、头板儿	(17)
可怜皇族小冤魂	(27)
女孙比男孙更悲惨	(34)
清帝汉家名	(39)
皇家兄弟名何谓	(46)
列祖子孙崇汉名	(54)
尊贵无比话固伦	(61)
二等公主道和硕	(69)
格格不是天子女	(75)
下嫁、尚附皇家姻	(82)
额驸娶了女祖宗	(90)
戴着金镣铐的公主	(98)
光绪初恋非珍妃	(106)
珍妃何须怨慈禧	(113)

浩浩荡荡大过会·····	(121)
花团锦簇民间舞·····	(128)
龙腾虎跃文武档·····	(135)
威风凛凛舞太狮·····	(142)
二闸狮子会泅水·····	(149)
高跷侠客木·····	(156)
鲇鱼姥姥、嘎鱼舅种种·····	(163)
超群绝伦话杂艺·····	(170)
三千六百嚎丧鬼·····	(176)
好难过的飞天闸·····	(183)
皇粮进了米井子·····	(191)
二闸泛舟驴儿拉纤·····	(197)
小金鱼落户高碑店·····	(203)
荣禄坟前趸鸡蛋的花园闸·····	(209)
辉煌不再普济闸·····	(217)
声名遐迩八里桥·····	(222)
大通桥上望漕船·····	(228)
北京鸭，香肠衣·····	(237)
同仁堂，海张五·····	(244)
英雄哉，义和团·····	(251)
豪华矣，皇家坟·····	(256)
通惠河畔寺庙多·····	(261)
咸吃萝卜淡吃葱·····	(268)
“猪不啃”、“狗不叼”与“狗尿苔”·····	(273)
猴拉车，羊上树·····	(279)
姥姥不疼，舅舅不爱·····	(285)

老太太吃柿子·····	(290)
北京的“爷”和“孙子”·····	(295)
“老儿子”及其他·····	(303)
“姑”、“奶奶”和“姑奶奶”·····	(309)
“光棍”与“光棍儿”·····	(316)
娘儿们儿·····	(320)
哥儿们儿·····	(325)
母亲·····	(331)
后记·····	(338)
再版后记·····	(340)

吃铁杆庄稼的八旗

何谓八旗？

《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简介：

八旗制度为当时满洲统治者的主要统治工具。这种制度也是一种按旗编户为兵、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

《中国通史纲要》介绍：

八旗制度就是把女真人用军事组织的形式编制起来，在女真贵族的控制下从事生产和战争。

这种社会组织以旗为号，旗分8种颜色，计为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红旗、镶红旗、正蓝旗、镶蓝旗。

这里的“镶”的“镶边”的意思。例如蓝龙黄色旗芯的周围（箭头式大旗）镶上红边的旗围，是为“镶黄旗”。

“镶”有时也写作“厢”，清皇家档案中，两字混用。

“正”，这里读作“整”，因为在这里无论是写作“正”还是“整”，都是“整个”、“整面”的意思。例如，整个黄色旗面上，绣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龙，是为正黄旗，其他旗色类推。按规范写法均应写作“整”，但在清代，这两字通用，即使皇家档案，也是两字混用。

正色旗的颜色状况如前所言，镶边旗则复杂了一点。镶黄旗是黄色旗面四周镶红色宽边，镶白旗是白旗面镶红色边；镶红旗则正相反，是红色旗面镶着白色宽边，而镶蓝旗是蓝面镶着红色。每面旗帜的中心位置上都有一条身子扭成了“S”形，张着血舌大嘴，上抓着天，下抓着地的面目冷酷的龙。龙的姿态都一样，但个体大小不同，正色旗的龙大。镶色旗的龙因为旗帜有边，个体小点。此外龙的颜色也不尽相同。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旗的龙是蓝色的，也就是苍龙。镶白旗龙是紫蓝色，正红旗与镶红旗是黄色的龙，而正蓝和镶蓝旗则是红色的龙。龙的四周还画有火苗和棉花团一样的云朵。龙嘴前方都有一个线团似的火焰球，除了正蓝和镶蓝旗的云朵是与龙体一样的红色外，其余六旗的都是蓝球。

八旗虽然是清满洲统治者的统治工具，但旗兵（或曰“旗民”、“旗人”）却并不限于满洲人，也有其他民族，例如蒙古、汉、锡伯、高丽、达斡尔等族，故八旗又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等。

至于服饰区别，平时不甚显著，到谒清皇陵这种“国家大典”时，则着各色旗服，正黄旗都统一身黄马褂；正蓝旗则是蓝马褂，正红旗红马褂，正白旗白马褂。其他如镶黄旗都统的马褂是黄面镶红边，镶红旗的则是红面白边等。

八旗虽然都是统治者的工具，但旗与旗之间存在着等级差别。《雍正令典》明令：“又以镶黄、正黄、正白为上三旗。”其他则为下五旗，又另有更为下等的由家奴组织的包衣佐领下旗民。

上三旗是怎么来的呢？

原来，当初努尔哈赤在关外初创八旗制，将自己的儿子、侄子分别封为各旗旗主。旗主又称作“王”，满语又将此职唤作“贝勒”。旗，将满语音译成汉语，叫作“固山”，所以当时有“四大贝勒”、“八固山王”的称谓。

努尔哈赤灭掉强有力的对手海西女真的叶赫部以后，他的第八个儿子、四贝勒皇太极继汗位。皇太极重新调整八旗，自己亲统镶黄旗、正黄旗，其他各旗由自己兄弟和堂兄弟统领。清入关后，顺治七年（1650年），福临的皇父摄政王多尔袞死后，他便将其所领的正白旗收归为自己统领，这样属于皇帝率领的旗就有3个：镶黄、正黄、正白。

上三旗与下五旗在政治待遇上差别很大。例如，紫禁城内、皇帝身边的侍卫均由上三旗担任，下五旗只能在紫禁城外、皇城内担任警戒、保卫工作。虽然八旗共同驻守在北京城的内城里，但根据以北为上，以左（东）为尊的定制，上三旗驻防在京城东北部：镶黄旗驻扎在安定门内，正黄旗在德胜门内，正白旗则在东直门内。

康熙以后，对下五旗主的权势进一步限制，禁止下五旗诸王在属下人内，挑选官至京官学士、侍郎以上、外官州牧、县令以上人员之子弟，充当包衣佐领下官及随从、执事人员。又禁止下五旗下官员、兵丁在诸王阿哥门下看守行走；禁止该五旗官员勒索外放旗员，并决定每旗派满洲御史两员，照

稽察部院衙门之例，一应事务令其稽察。

由于上三旗与下五旗之间存在等级差别，便在其间存有“抬旗”之制，皇后、皇太后娘家可由下五旗抬入上三旗。慈禧便是在咸丰死后（咸丰十一年）的12月18日，借上谕宣布“慈禧皇太后丹闱著抬入镶黄旗满洲”，自己将自己娘家由镶蓝旗抬入上三旗的镶黄旗。

这里的“丹闱”是汉语“诞辰”的译音，是皇太后“娘家”的意思。

也由于有上三下五的悬殊，上三旗人家往往不与下五旗人家通婚，这种习俗一直沿袭到民国初年。

此外，在八旗的满、蒙、汉3个旗种中，满蒙八旗与汉八旗之间又有很大区别，在满文中，满蒙八旗译成汉文就是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其中的“满洲”、“蒙古”二词是音译。而汉八旗的意思是“重兵”、“重武器”，可见这是在明投降过去的掌握火炮等重武器军队的基础上建起来的。两者经济待遇也有很大差别，政治待遇也很不同，清乾隆搞的那个“出旗令”，强迫旗人为民，对象和目标就是这支“重兵”汉八旗。自然，这3个旗的风俗习惯也不相同，各随自己祖先留传下来的习俗。

与下五旗相比，内务府所属包衣旗地位更低下。

包衣，满文写作，意思是“家里的”，即家奴。这些世代为旗人贵族当家奴的最低贱的奴隶，也被编入八旗，但不同的是，主子属旗下佐领，而他们则隶属包衣佐领下或旗鼓佐领下。

满洲上三旗中的包衣由于同被编入八旗，便也被统称旗人。他们是为皇室贵族们服役的，所以隶属于宫廷内务府。

包衣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全部是汉族人，没有一个满蒙血统人，而且只有满蒙旗中有包衣奴隶，而汉八旗不设包衣。此外，尽管包衣被挂在旗中，但没有八旗享用的特权。清道光年间，曾有一旗人少年，被诱骗阉割而成为宫廷太监，事发后，被执行的决定中，就有一项是削去旗档的处理方法。

由此可知，有清一代的八旗，有着复杂的差别，并非八旗内部是人人平等，不分你我，天下旗人是一家的大同社会。

此外包衣佐领下的这些旗奴们，子子孙孙永远是奴隶。八旗的女孩们参加宫廷的选秀女活动，是备选妃嫔等后宫主子，而包衣的女儿们备选的则是宫女。

八旗制是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建立的，带有悬殊的等级差别，在对皇帝的称谓和自谓上，带着明显的标志。例如在清代的宫廷奏折中，被译作“皇上”的这两个满文  的字义是“圣主”，即“神圣的主子”。

王大臣以下的满洲官员自称“奴才”，满文写作 ，读音作“阿哈”。

这样，在中原早已消失的“主子”、“奴才”等字眼，又重新回到了宫廷交际称谓中。

在八旗里，旗主与旗奴的地位是世袭的，一个旗奴出身的人即使被任命为大臣，终生也要听命于不任公职的旗主。

有过这么一件事。

八旗入关已近 200 年的道光年间，大学士松筠很受皇帝信任和重视，在朝廷上权大势重。一日，忽然向皇帝请了几天假，道光也没在意，便准其请假。第二天，军机大臣上朝奏事，道光忽然想起来，问道松筠因何事请假，一个满军机

大臣回答，松筠所属的旗主家办丧事，他照规矩前往当差。

道光说：“你去看看，如果事不重要，就让他早点回来销假。”

满军机大臣领使前往。一看，堂堂国家重臣松筠已脱掉官服，为旗主家披麻带孝，正坐在大门口外敲鼓呢！

满军机大臣向松筠传达完圣旨，次日面君，将松筠的情况作了汇报。道光大怒，这不是有意侮辱朝廷大臣吗？但又不能破坏祖宗定下的八旗主奴规矩，便降旨将松筠抬旗，免去奴籍。

清初，世祖福临为了使一位历任三朝重相的包衣出身的大臣脱离奴籍，也曾捐金 10000 两，才将其赎出。

八旗内部的这种主奴关系，常令中原人士尴尬。

有过这么一件事。

还是道光朝。一位扬州知府的妻子与准运使的妻子相交甚密。知府妻为汉人，一日想请旗籍的准运使妻吃饭，以加强感情联络，因为不懂满人的礼节，便在丈夫的下属中找到了一个小官的妻子作陪。

宴请当日，知府妻预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那位陪客即小官妻很早就到了，大摇大摆没有任何谦让便坐在首位，待到被请的正客准运使妻进来时，小官妻竟傲然而坐，不以礼相见。东道主正感觉十分惊讶，却见准运使妻反倒向这位小官妻双膝下跪请安。

陪客道：“今日主人赏脸吃饭，就不必拘礼了，可坐下来吧。”准运使妻又一次下跪谢过恩后，仍不敢坐。

东道主忙请其坐首位，本来这桌席就是为请她而备下的嘛。不想那陪客在一旁说道：“今日有我在这儿，她不便坐，

我代替她坐这儿就行啦。”正客终究不敢坐，始终侍立在陪客身边，为她布菜斟酒，如同奴仆伺候主子。

小官妻说：“你别拂主人盛情。你这回就破一次规矩，坐下吃罢。”准运使妻又双膝下跪请安，方在边上侧身坐下，但从始至终局促不安，竟不敢动筷子，而那位陪客却霸着桌子大嚼一通，酒足饭饱之后，陪客心满意足。准运使妻悻悻然，知府妻则惶惶然，不知为什么那小官的老婆反客为主了？

事后，才听人说，那小官妻原来是旗主，那准运使妻却是包衣旗奴。后来，尽管知府诚惶诚恐代妻上准运使家陪罪，终究未能挽回友谊，两家从此产生隔阂。

那陪客的行为，让局外人看来属鲜廉无耻，而自己却颇以为常，这就使非旗人处于一种非常难堪的境地，乃至影响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这是八旗奴隶制带来的恶果之一。

八旗入关后，清朝廷对八旗实施恩养政策，那就是所有编入八旗的人，无论男女老少，从生下以后，一直到死，可以不从事任何生产劳动，而由国家包养起来，月月领取钱粮，这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旱涝保收的“铁杆庄稼”，从而在清代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

据《文史资料选编》第四十二辑中的《辛亥革命后北京满族人丁的变迁》一文讲，清入关前，八旗估计有80多万人，可见数量不少（数字是否可信，有待讨论）。据说到所谓“乾隆盛世”以后的道光末年已达到400多万。这固然说明八旗人丁兴旺，但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他们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多么沉重的负担！

如此庞大的一个社会阶层，不从事任何物质生产，不从事任何社会财富的积累活动，而只是无穷无尽地消耗社会财

富，剥削八旗之外的人民，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清朝廷也感到负担太重了，便于乾隆七年（1742年），搞了一个“出旗制”。乾隆帝下旨，清查八旗汉军，强迫他们出旗为民，改归原籍或移居外省，以减轻京八旗的经济压力。

尽管如此，八旗人数并未见有所减少。

恩养八旗制度给旗籍者带来无穷尽恩惠的同时，也带来了始料不及的弊病。

远在清初，有识之士上奏清帝：如欲保持八旗的战斗力的，就应该把八旗调回东北，在艰苦的环境里生息。然而清帝拒绝了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高见，相反却把世代繁衍生息在北京的汉、回等人民从内城全部驱出，断绝人民生活出路，将一座元、明时代就为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的北京城变成八旗大兵营。

此时称八旗为“兵”，已是言过其实了。因为作为“兵”的八旗，从物质贫乏的关外一进入繁华富裕的中原，很快就腐朽了。征讨吴三桂以后，能够起到“兵”的作用的，已不是八旗，而是用汉人编制起来的60万绿营兵（绿营是以绿旗为标志，所以叫“绿营”）。据《古代礼制风俗漫谈》中《清朝的绿营》一文介绍，绿营兵额常保持在60万左右时，八旗兵额实数约20万人，两者加起来恰为前面《文史资料选编》提供的80万人之数。（此“20万”的数字应该比前文的“80万”可信程度更高一些）。也有学者在《历史档案》上撰文讲，入关时八旗不过八九万人，其中非兵员的包衣占绝大多数。

八旗中能够掌握精良武器的火器营，也是由汉人组成。乾隆对此不放心，于是在乾隆二十八年（1773年）又建满八旗

的外火器营。

八旗被恩养，生活不操心，打仗不费心，无所事事，过着优裕的寄生生活，从而在中国词典上留下了“八旗子弟”这一贬义词，它是花天酒地、提笼架鸟、腐败无能的代名词。

腐朽的八旗制度是随着落后的清王朝一起灭亡的。辛亥革命使被八旗制度桎梏的汉、满、蒙人民获得了自由，获得了与各族人民平等的劳动权利、生活权利。只有从那时候起，满族才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民族大家庭里。

这里，我们应说明一下，民族与八旗不是一个概念。民族的概念是：历史上在社会生产劳动中形成的人的稳定的共同体，一般使用共同的语言，居住在共同的地域，过着共同的经济生活，具有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

而八旗制度则是由努尔哈赤创建的一个政体形式，已是一个逝去的历史概念了。倘若今天有哪位青年说：“我是八旗人。”那是可笑的，因为最起码你没有吃过清封建统治王朝的钱粮，没有在旗佐领那儿挂过号，你实在是没有分清八旗与民族的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说，你祖上是八旗人，那也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因为你不了解你祖上在八旗里是旗主还是旗奴。倘若是旗主，你以旗主后裔自诩而骄傲，那是何等的无知浅薄，遭人唾弃。倘若是旗奴，被他人奴役，世代做旗主的“一辈奴”、“二辈奴”、“三辈奴”、“四辈奴”、“家生子”、“世仆”，如果不是摧毁了罪恶的八旗制度，你本人以及你的子孙还依然会是旗主的“家生子”、“奴才”，你会感到骄傲吗？

今天，倘若你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那就更没有为八旗骄傲的理由了，这是因为现在中国人谁都没

有忘记自己的祖国挨帝国主义打的年代，而那个年代正是腐朽落后的清王朝的统治时代，而统治的基础和支柱，正是八旗制度。

所以，最科学、最实事求是的说法是：“我是汉族人。”或“我是满族人”。当然最自豪的说法应该是：“我是中华民族的子孙。”